

衡山州衡以擊廬江州廬有潯陽之船守下雉之城江在

夏縣名也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洪州是也强弩臨江而

守以禁東郡之下東收江都揚州也會稽越州也南通

勁越屈强江淮間猶可一舉得延歲月之壽王曰

善未得發會事泄誅至後漢靈獻時閹人擅命天

下提契政在家門何進謀誅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董卓

常寺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

側之惡輒鳴鐘如洛陽討讓等罪卓未至進敗及卓到遂廢立

天下亂矣議曰時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袁術得據其郡堅與術合縱欲襲奪荊州堅為流

矢所中死初劉表據荊州也聞江南賊盛謂蒯越等曰吾欲

附而不理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

何患不附表術勇而無謀宗賊貪暴為下所患若示之以封必

以眾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人有樂存之心必襁負而至兵

強士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

為也後果然也孫堅死子策領其部曲擊揚州刺史劉繇破

之因據江東策聞表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昔董卓無道陵

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

於東徐劉表借亂於荆南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立德爭

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莞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

內企望之意昔成湯討桀猶云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

蜀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倏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宵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効節忠以報王室術不納策遂絕之也 策聞魏太祖與

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未濟為許貢客所

殺初策有是謀也眾皆懼魏謀臣郭嘉料之曰策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然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若

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今果為許貢客所殺也 策死弟權領其眾

時吳割據江南 屬曹公破袁紹兵威日盛乃下書責

孫權求質張昭等會議不決權乃獨將周瑜議其

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

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

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

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銅煮

海為鹽境內豐饒人不思亂沉舟舉帆朝發夕到

土風勁勇所向無前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子一

人不得不與曹氏曹氏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

人也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餘徐觀其變若

曹氏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兵

猶火也不戢必將自焚韜勇枕威以待天命何送

質之有權母曰公瑜議是也遂不送質策薨推年少初統事太妃

憂之引見張昭董襲等問曰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人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

秉眾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眾皆壯其言也後曹公入荊州劉琮舉

眾降初劉表死魯肅進說曰夫荆楚與我隣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人殷富若

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軍中用事者說劉備使撫養表眾共拒曹操肅未到琮已降也曹

操得其水軍船步卒數十萬吳將士聞之皆恐孫

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託

名漢祖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距

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距操者長江也今

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

千數操悉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

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眾寡又不可論愚謂

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

漢賊將軍以神武之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

東地方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

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搽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
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搽無內憂能曠日持
久來爭疆場久能與我決勝負於舟楫可也今北
土既未安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搽後患且捨鞍
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
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
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搽皆冒行之
將軍擒搽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

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
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
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

時權軍柴桑劉備在樊曹公南征劉表會表卒子琮舉眾降先主不知曹公卒至宛乃聞之遂率

其眾南行為曹公所追破劉備至夏口諸葛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孫將軍遂見說曰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搽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與吳越之眾與中國爭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從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

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得復為人
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
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抗此難
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閔羽所將精兵萬
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弊聞追豫
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
故兵法忌之日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人
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
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
鼎足之形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魯肅隨亮
諸先主并力拒曹公也

周瑜等水軍三萬與劉備并力拒曹公

用黃蓋火攻策遂敗曹公於赤壁

初一日交戰曹公軍破返引次江北

瑜等在南岸瑜部守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

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蓋又豫使走舸各繫火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烈風猛船去如箭飛埃絕焰燒盡北船沿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焰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卒輕銳尋係其後雷鼓大進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徑自北歸瑜又進南郡與曹仁相對仁遂退也

曹公

敗竟北還權遂虎視江表

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

操新創方憂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會瑜卒不果也

初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

即引肅對飲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

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掾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猶曹掾不可卒除將軍為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及是平一江許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議曰陸士衡稱孫權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非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謀士之算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指味以育凌統之孤是以

忠臣竟盡其能志士咸得肆力而帝業固矣黃石公曰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始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體降心以心由此觀之孫權執鞭鞠躬降體者也披懷虛已降心者也善終令始不亦宜乎黃武元年

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濡須督朱

桓破之初曹仁欲以兵襲取中州為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赴羨溪既發卒而仁奄至諸將業各有懼心桓

喻之曰凡兩軍交戰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軍聞曹仁用兵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步人馬疲困桓與諸將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諸將襲中州中州者部曲妻子所在泰等退桓遂集其諸將也七年又使大司馬曹休騎十萬至

皖城迎周魴魴欺之無功而返

吳鄱陽周魴請曹休休迎魴至皖城知見欺

當引軍還自負眾盛邀於一戰未桓進計於元帥陸遜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眾勇名將也今戰必敗必走道當由夾石

桂車此兩道也皆阨險若以萬兵路則彼眾必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効便可乘勝長驅

進取萬春割有淮南以窺許洛此萬代一時也推先與陸遜以議遜以為不可故計遂不施行也 至權薨皓

即位窮極淫侈割剝蒸人崇信姦回賊虐諫輔晉

世祖令杜預等伐吳滅之

議曰昔魏武侯浮西河頌謂吳起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

寶也吳起對曰昔三苗穴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君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今孫皓襲父祖之資有天阻之固西距巫峽東負滄海長江判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地方幾

萬里荷戟將百萬而一朝棄甲面縛於人則在德之言為不刊之典耶對曰何為其然陸機云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立曰亂

不極則理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

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舍其參者及其七也恃險而已委敬曰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

其德薄也形勢弱也由此觀之國之興亡亦資險云非惟在德而已矣 至晉永嘉中中原喪

亂晉元帝復渡江王江南宋齊梁陳皆都焉事在霸紀

也此吳國形也

魏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弱守在諸侯當漢之

姦臣擅朝九有不澄四郊多壘雖復諸侯釋位以
間王政然皆已藏禍心各圖非異魏太祖略不世
出靈武冠時值炎精幽昧之期逢風塵無妄之世
嗔目張膽首建義旗時韓暹楊奉挾獻帝自河東

還洛陽

靈帝崩太子辯即位棄州牧董卓入朝因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以董卓為太師遷都長安司徒王允

誅卓二將郭況李儼圍長安城：陷殺王允後李儼與郭況有隙儼質天子於其家儼將楊奉謀殺儼事世叛儼：衰弱天子乃得出奔楊奉欲以天子還洛陽郭況迫天子於弘農曹陽奉等敗殺公卿略盡天子渡河都安邑以韓暹為征東將軍持政還洛陽宮室燒盡百官披荆棘太
太祖議迎都許或以為

山東未定不可苟或勸太祖曰昔晉文納周襄王
而諸侯景從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天下歸心自
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以山東擾亂未能遠離
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外難乃心無
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
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
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
挾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不能為

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

後雖慮之無及太祖至洛陽奉天子都許維其弛

紊紉其贅旒俾我漢家不失舊物矣於是運籌演

謀鞭撻宇內北破袁紹南虜劉琮東舉公孫康西

夷張魯議曰劉表諸傑雖中間自有吞并乃揚雄所謂六國

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志績未究中世而殞曹操字孟德少機警

有推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喬玄異焉

謂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子乎太祖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軍頓丘黑山于毒等攻東武陽太祖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也諸將當以為當還自救太祖曰昔孫

臧救趙而攻魏耿弇欲走西安而攻臨菑使賊聞吾西而還是武陽自解也不還吾能敗虜家虜不能敗武陽必矣乃行毒聞

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大破之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表尚表熙依之及太祖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兄弟可擒也

公曰吾方使康斬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公引軍自柳城還康即斬送尚熙首諸將問曰公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公曰彼素

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太祖攻呂布於下邳不救欲還荀攸曰布勇而無謀今三軍皆北其銳氣衰

三軍以將為主哀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決沂泗灌城潰生擒

布表紹將文醜與太祖戰荀攸勸太祖以輜重餌賊遂奔之陣亂斬文醜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時公糧少與荀彧書議

欲還許或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敗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

人而不能用法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

軍雖少未若楚在滎陽成臯時也是時劉項莫肯先返先返者

長六

三

勢屈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
年矣情見勢屈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又紹謀臣許
攸貪財紹不能繼來奔說太祖襲紹別屯熅其糧穀遂破紹張
繡在南陽與荊州牧劉表公太祖征之謀臣進曰繡與劉表相
恃為強然繡以遊軍而食於表不能供也急之則并力緩之
則自離太祖不從征表果遣兵救繡太祖兵敗三年春太祖還
許繡兵來追太祖軍不得進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
里吾策之至安衆破之必也果設奇伏攻破之公還許荀彧問
前何以策賊必破對曰虜過歸師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西
平麴先殺其郡守以叛諸將欲擊之張既曰惟光等造反郡人
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人羌胡必謂官家不別是非更使
皆相恃著此為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
擊重其賞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
定乃檄告喻諸為光等所誤者原之能斬賊師送首者加封於
光部黨斬送光首此九州百郡十并其八之大略也

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

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

下之禍者則得天下之福

董昭等欲共進曹公九錫備物密訪於荀彧不許搃心

不平遂殺之范曄論曰世之言荀君通塞或過矣常以中賢以下遂無求備智算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終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言一說而弊兩國彼非薄於人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哀也斯又功之不可兼者矣方時運之遭非雄才無以濟其弱功高勢強則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曹氏率義

撥亂代載其功至文帝時天人與能矣遂受漢禪

劉若勸進曰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不聖子以天下讓是天下日月輕棄其萬物也是以舜享天下不拜而受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哲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之儀鳳周之躍魚方

之今事未足為喻而陛下違天命以歸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
上誤皇穹乃眷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
非所以揚聖道於高衢垂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
替否之道奉上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大史丞許芝
又曰易傳曰聖人受命而王黃龍以戊巳日見七月四日戊寅
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也又曰聖人以德親比天
下仁恩洽普麒麟以戊巳日見厥應聖人受命臣聞帝王者五
行之精易姓之符代興之會以七百二十年為一軌有德者過
於八百無德者不及四古載是以周家八百六十七年夏家四
百數十年漢行夏正迄今四百二十六歲天之曆數將以盡終
此皆帝王受命易姓之符瑞也夫得歲者道始興昔武王伐殷
歲在鶉火有周之分野也高祖入秦五星聚於東井有漢之分
野也今茲歲在大梁有魏之分野也而天之瑞應並集來臻伏
惟陛下體堯舜之盛明應七百之禪代天下學士所共見也謹
以上聞給事中蘇林等又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
各有所屬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受命歲在鶉火至武王

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
則我周之分野也昔光和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
黃中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復在大梁始
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復在大梁始
受命相應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亦以土德承漢之火于行
運會於堯舜之次陛下宜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時
王室雖靖而二方未賓乃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

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摧建本
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茲土若綏之以文
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
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

陸機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平也用
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
群臣無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昔
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
帝不納後果無功

三苗國今岳州是也蜀相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距之詔宣王但堅

壁距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掠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亮送婦人衣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不許乃止宣王見亮使問寢食及事繁簡不及戎事使荅曰荅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馬啖食至數升宣王曰亮斃矣尋果卒也

至甘露元年始以鄧艾為鎮西將軍

距蜀將姜維維軍敗退守劔閣鍾會攻維不能克
乃上言曰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耶經漢
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四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
竒兵衝其腹心劔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
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攻
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
艾自陰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山高
谷深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

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將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

陣待艾艾遣子忠等出戰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

縣劉禪遂降後主用譙周策奉璽書於艾曰限以江漢過值深遠階緣蜀土計絕一隅干運犯冒漸再歷載

每惟黃初中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

不德闇劣貪竊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既震人鬼歸能之數

威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草而順以從命艾大喜報書曰王綱

失道群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

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矣隗囂憑龐而

七公孫據蜀而滅斯實前代覆車之鑒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

比隆黃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

此非人事乃天意也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

易未譬謙冲以禮舉櫬此皆秦哲歸命之典全國為上破國次

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後主至洛陽策命之為

安樂公曰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乃

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乘雲龍興弘濟八極是以應天

順人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群傑虎爭九服不靖乘間阻遠保

據庸蜀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思在綏輯四海爰整六師曜威

遠與往欽哉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初晉文王欲

遣鍾會伐蜀邵第曰今鍾會十餘萬眾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

任不若餘人文王曰我寧當復不知此耶若滅蜀後如卿所慮

心瞻已破故也若蜀已破遣人震恐不足與國事中國將士各

當何能辨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族耳會果與姜維反魏將士

憤發殺會及維也至晉末譙縱復竊蜀宋劉裕使朱齡石伐

蜀聲言從內水取成都敗衣羸老進水口譙縱果

疑其內水上也議曰內水涪江也悉軍新城以待之乃配朱

齡石等精銳逕從外水議曰外水沱江也若中今雒縣水是也直至成

都不戰而禽縱事具霸紀上此滅蜀形也魏嘉平中孫權

死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大將軍胡遵鎮南將軍

毋丘儉等表征吳朝廷以三征計異詔訪尚書傅

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

姑蘇之禍齊閔辟士兼國開地千里不足以救顛

覆之敗有始者不必善終古事之明効也孫權自

破蜀兼荊州之後深達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

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

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懼雖不能終自保

兒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今議者或欲

汎舟經濟行江表或欲倍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

大佃疆場觀釁而動此三者皆取賊之常計然施

之當機則功成若苟不應節必貽後患自治兵已

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返守

若羅船津要堅城清野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也賊
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同患若恪蠲其
弊天奪之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也今賊設羅落
又將重密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投察
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晞幸邀功先戰而
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大佃最羸兒牢兵
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饜討襲
無遠勞弊此軍之急務也夫屯壘相逼巧拙得用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情
偽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後煩力竭以貧敵富
則斂重財匱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
然後盛眾厲兵以振之叅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
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間其不戒比及三年左
提右楔虜必冰散瓦解安受其弊可坐筭而得也
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謀士早朝宴罷介冑
之將則陳征伐搢紳之徒咸言和親勇奮之士思

展搏噬故樊噲願以十萬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嶮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也以陛下聖德輔相賢智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策以御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筭必然之理而行百一不全之略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逼之計最長時不從噉言詔昶等征

吳吳將諸葛恪距之大敗魏軍於關東後陵夷禪

晉太祖即位

昶等敗朝議欲貶諸將景王曰我不聽公休以此我過諸將何罪時雍州刺史陳

泰胡又敗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於是魏人悅穆思報之也至世祖時即晉羊

祐上平吳表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後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有

苗之征威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平蜀之後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議者常言吳楚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地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

懸車然後能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越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

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於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竒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地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臣疑於朝士

困於野無有保勢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地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地有馮城之心如此軍不逾時尅可必矣帝深納焉乃令王濬等滅吳天下書同文車

同軌矣

時吳王皓有兼上國之心使陸抗為荊州牧晉使羊祜與吳人相持祜增修德政以懷吳每與戰必尅

日而後合間謀掩襲並不為若臨陣俘獲軍正將斬之祐輒曰此等死節之臣也為之垂涕親加殯給其家迎喪者必厚為之祀而歸之吳將有來者輒任其所遠若欲反吳便為祖道吳將有二兒皆幼在境上戲為祐軍所略經月其父謂之已死發喪祐親自勉勞供養遣歸父後感其恩德率眾二千來降於是陸抗每告其眾曰此專為義彼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稱曰羊叔子雖樂毅諸葛亮何以過之陸抗將死言於吳王皓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處在上流受敵二境臣父遜昔垂沒陳言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舉國爭之臣愚以為諸侯王幼冲未掌事乞簡閱一切以輔疆場晉南征大將軍羊祐來朝密陳伐吳之計使王濬治船於蜀方州百餘步皆為城郭門施樓閣首畫旛獸以懼江神容二千餘人皆馳馬往還及柿流於吳建平太守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吳王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吳王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鎖加之錐刺以斷於江阻於我也濬聞之乃為大筏縛草為人伏習流者下施竹炬以礙鎖錐乃興師果如信策

弗之患也太康元年安東將軍王渾擊橫江破之龍驤將軍王濬剋建平丹陽二城杜預又分遣輕兵八百乘輦舡潛渡江上樂鄉岸屯巴山多張旗幟起火山上出其不意破公安時諸將咸謂百年之寇未可全克且春水方生難於持久宜待來冬更克大舉預喻之曰昔樂毅藉濟水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以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耳抗表論之上深然焉吳遣張悌沈瑩謂悌曰晉作戰舡於蜀久矣今傾國大動萬里齊起並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力待來一戰若破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也今度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壞則大事去矣張悌不從遂濟江盡眾來逼王師不擾其眾返而兵亂晉軍乘之大破吳師吳王皓乃降於濬戍卒八萬方舟鼓譟入於石頭皓面縛輦觀濬焚觀禮也賜皓爵為歸命侯

至晉惠庸弱胡亂中原天子蒙塵播遷江表當時天下復分裂矣出入五代

三百餘年隋文帝受圖始謀伐陳矣嘗問高穎取
陳之策穎曰江北地塞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
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
兵堅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
如此賊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
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
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其
脩立更復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上行其

策陳人益弊後發兵以薛道衡為淮南道行臺尚
書兼掌文翰及王師臨江高穎召道衡夜坐幕下
因問曰今師之舉克定江東與否君試言之道衡
荅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
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
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吞并永嘉南遷
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否終斯泰天道之
恒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

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尅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字雕墻酣酒荒色上下離心人神同憤其必尅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負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摠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尅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

援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尅四也席卷之兆其在不疑穎所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至此也

遂進兵虜叔寶此滅吳形也

議曰昔三國時蜀遣宗預使吳預謂權曰蜀士雖云

隣國東西相類吳不可無蜀不可無吳孫盛曰夫帝王之寶惟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杖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縱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比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周而離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不可無吳豈不諳哉由此觀之為國之本惟道義而已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有矣夫

自隋開

皇十年庚戌歲滅陳至今開元四年丙辰歲凡一百二十六年天下一統論曰傳稱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又曰大都偶國亂之本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良有以也何者賈生有言臣竊跡前事夫諸侯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強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因梁則又反黔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數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亦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則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此觀之令專城者皆隄封千里有民人焉非特百里之資也官以才居屬非朒附非特

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

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天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國主無事由是觀之魏正統矣

長短經卷第六

長短經卷第七

權議

懼誠

時宜

懼誠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

議曰昔堯稱我以下授舜則天下得其

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傳於舜今周公不以天下為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為聖達節者也故孔子非之

董生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

母親之疏也吳據江湖蜀阻天險非特山海之利也跨州連郡形束壤制非特偶國之害也若遭萬世之變有七子之禍則不可諱有國者不可不察

魏明帝問黃權曰今三國鼎峙何方為正對曰當以天文正之往年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國主無事由是觀之魏正統矣

長短經卷第六

長短經卷第七

權議

懼誠

時宜

懼誠第二十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為兆人也

議曰昔堯稱我以下授舜則天下得其

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吾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遂傳於舜今周公不以天下為務而自取其讓名非為聖達節者也故孔子非之

董生曰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

聖人之受命古語曰窮鼠嚙狸匹夫奔萬乘故黃

石公曰君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孫鄉曰能除

患則為福不能則為賊孫鄉子曰昔者天子初即位上卿

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則事優成先患慮

患謂之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則事不舉患

至而後慮者謂之因則禍不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慶者

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隣莫知其門豫哉豫哉授天子三策此

誠之至也何以明之昔文王在鄴召太公曰商王罪殺

不辜汝尚助余憂人今我何如太公曰王其脩身

下賢惠人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以先唱人道

無災不可以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

與民同利同利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

趨無甲兵而勝無衡機而攻無渠壑而守利人者

天下啟之害人者天下閉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也取天下若逐野獸得之而天下皆有分肉若同

舟而濟皆同其利舟敗皆同其害然則皆有啓之

無有閉之者矣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國

者取國者也無取於天下者取天下者也議曰沛公

之起也虎

嘯豐谷飲馬秦川財寶無所收婦女無所取降城則以侯其將
得賂則以分其士而已無私焉所私者私於天下也故老子曰
夫惟不私故能成其私是以無取人乃大取也取民者民利之取國者國利之
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
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身翕翼猛獸
將搏俛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唯文唯德誰
為之式弗觀弗視安知其極今彼殷商眾口相惑
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羣眾曲勝直吾觀其
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而上不覺此亡國之則也

文王曰善

賈子曰殷湯放桀武王殺紂此天下之所同聞也
為人臣而故其君為人下而殺其上天下之至逆

也而所以長有天下者以其為天下開利除害以義繼之也故
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也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
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
有時地有利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免人
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
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
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也楚恭王薨子靈王即位

羣公子因羣喪職之族殺靈王而立子干立未定

棄疾又殺子干而自立

棄疾平王也五
人皆恭王子也

初子干之入也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

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也有人而

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也有主而無謀三也謀謀策也有謀

而無民四也民衆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

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

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

有大為霸終世可謂無人終身羈客在晉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

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也楚足君子

干涉五難以殺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

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也荷隱不作

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人信

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當璧拜也

有民二也人信也命德三也無荷也寵貴四也貴妃子也居

常五也棄疾子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

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

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父既沒矣民無懷焉非令德也國

無與焉

無內主也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皆庶賤也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

牙賓湏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

齊桓奔莒

衛有舅氏之助

有國高以為內主

國氏高氏齊上卿也

從善如流下善齊

肅齊嚴肅敬

不藏賄

清也

不從欲

儉也

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以是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

有寵於獻公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狐偃趙衰

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者也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餘子

趙衰子犯狐偃

有魏犢賈他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

主

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饗之秦伯納之

有欒却狐先以為內主

謂欒枝却穀狐突先

也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從而與之獻無

異親民無異望

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之

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恭有寵子國有與主

謂棄疾也

子干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逆

何以異國子干果不終卒立棄疾如叔向言

初楚恭王無冢

嫡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日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

也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幼入拜康王跨之靈
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平王
即棄疾也 魯昭公薨於乾侯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

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

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

三辰謂有三也地有五行謂有五也體有左右謂有兩也各有妃

耦謂陪貳也王有公諸侯有卿皆其貳也天生季氏以

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繼

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

之社稷無常奉奉之無常人言惟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

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

上故曰雷乘乾也天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人臣強壯若天上有雷也政

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

以為君慎器與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議曰劉向稱人君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矣莫不欲存然而常亡矣夫御臣之術也夫人臣

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復田氏取齊六卿分晉
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竹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

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卒逐昭公皆陰勝而陽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范睢說秦昭王曰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常縱溢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取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右秩已上至諸史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由是觀之書稱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之去公室政速於大夫亡之兆也信哉是言也孔子在衛聞田常將

欲為亂

專齊國有無君之心

而憚鮑晏

鮑氏晏氏齊之世卿大夫

因移其兵以

伐魯

初田常相齊選國中女長七尺者三百人以為後宮賓客舍人出入不禁田常後有七十餘男因此以盜齊國

也孔子會諸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不忍觀其受敵將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使子貢請使

夫子許之遂如齊說田常曰今子欲取功於魯實難若移兵於吳則可也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

君憂在內矣吾聞子三封而三不成是則大臣不聽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晏考帥師若破國則益尊而子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恣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子之位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而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然兵業已

加魯矣不可更如何子貢曰子緩師吾請救於吳

令救魯而伐齊子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說吳王曰王者

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其為患滋甚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然吾實困越王今若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子待我先伐越然後乃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而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而畏強齊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天下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或惡越臣請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則實空越而召從諸侯以伐也越王悅乃使子貢之越王郊迎自為子貢御曰此蠻夷之國也大夫何足儼然辱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

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也吳王為人猛暴群臣弗堪國家疲於數戰士卒不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王報吳之時也誠能發卒佐之以激其志而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此聖人之所謂屈節以期達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若勝必以兵臨晉臣還北請見晉君共攻之其弱吳必也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乘其弊滅吳必矣越王許諾乃使大夫種以三千人助吳遂伐齊於劭陵果以兵臨晉適於黃池越王襲吳之國遂滅吳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始願也若乃強晉以弊吳使吳亡而越霸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秦始皇

帝遊會稽至沙丘疾甚始皇令趙高為書賜公子

扶蘇未授使者始皇崩

時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與子胡

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丞相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群臣莫知也

趙高因留所賜

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位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土為之奈何胡亥曰固然也吾聞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既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也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而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

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強因人之
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高曰臣聞湯武
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
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

議曰亂臣賊子自古有
之生而楚言可為痛哭

者胡亥
是也

夫大行不細謹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
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
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也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豈宜以此事干丞

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粮躍馬唯恐後
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
子書與喪俱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
有知者事將何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耶高曰君
自料才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
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
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
也高曰高固內宮之廝後也幸得以刀筆之吏進

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
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
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舊事即位必
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
明矣高受詔習胡亥學法仁慈篤厚輕財重士秦
之諸子皆莫及也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斯
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者固將以存亡
安危屬臣也豈可道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

子不勤勞而見危君其勿復言高曰蓋聞聖人遷
徙無常寵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
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懸命於胡亥
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
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華落水風搖者萬物作此必
然之効也君侯何見之晚也斯曰吾聞晉易太子
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殘疾親戚
不聽諫者國為丘墟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

由人哉安足與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則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松喬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善者因敗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涕太息曰既已不能死安托命哉乃聽

高立胡亥改賜璽書殺扶蘇蒙恬初李斯從荀卿學帝王之術欲西入

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志無怠今萬乘爭時遊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談遊者之秋也故斯將西說秦王至秦為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即說秦王陰遣謀士賈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厚給遺之不肯者利

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遂吞天下皆斯之謀也秦二世末陳涉起蕪兵至陳張

耳陳餘說涉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

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傑願請竒兵略趙地於是

陳王許之與卒三千從白馬渡河今滑州界白馬縣也至諸郡

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

城之後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斃頭會

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

不相聊生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莫不響應家